

七世夫妻文素
巨(下)
觀音得道方世玉打掃會
文素(巨上)三戲白牡丹

足本
大字
中國
民間
通俗
小說

文化圖書公司印行

方世玉打擂台



A0402590

七十三年八月五日出版

中國小說

民間通俗

精裝 特價二二〇元

發行人：徐進業

出版者：文化圖書公司

印刷所：文化圖書公司

發行所：文化圖書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〇號

郵撥帳號二七七七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三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第二十回	惠乾折臂五枚暫解怨	五
第十九回	賣武籌銀惡棍尋是非	三
第十八回	羣英圍大鵬各顯神通	四九
第十七回	少林與武當一決雌雄	四
第十六回	雷大鵬行兇福山歸陰	四
第十五回	呂英布輕敵世玉神威	四一
第十四回	臨終薦師兄含恨九泉	三八
第十三回	貪銀三千兩代人出頭	三五
第十二回	父仇深如海私逃回鄉	三三
第十一回	師徒同下山誅惡鋤奸	三九
第十回	姑嫂倆淫毒陷害親夫	二六
第九回	西禪寺投師半途仗義	二四
第八回	比武梅花樁李輝喪命	二二
第七回	千里尋師伯為救愛兒	一八
第六回	苗翠花護子兩陣決鬪	一五
第五回	李小環喪夫一心尋仇	一二
第四回	世玉拆擋台老虎失威	九
第三回	隨父至杭州又抱不平	六
第二回	嬌娃顯神通異童產生	四
第一回	紅顏伴白髮意在報恩	一

第一回 紅顏伴白髮意在報恩

話說清乾隆年間，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老百姓安居樂業，十分快樂。這時廣東省的肇慶府管轄下有個高要縣，離縣城十里餘外，有個孝悌村，村子裏有一大富翁，姓方名德，表字濟亭，娶妻李氏。他從少就離開家鄉，在外面做湖絲生意，歷年來在南京城內朝陽門大街，開設一家萬昌綢緞店，因為開設年久，而且對待顧客，又非常和氣，真所謂價廉物美，童叟無欺，所以門庭若市，營業極為興旺。

方德這位老先生，年紀已經五十開外，他在家鄉却早已生下兩個兒子，長名孝玉，次名美玉，都已成家立業，掌守家園。他本來每年回家兩次，一來團聚天倫之樂，二來把店中所賺的銀兩，陸續帶回廣東。現在他的妻子已經去世，又因年紀已老，長途跋涉，也頗不方便，所以方德並不同鄉，只叫兩個兒子，每年到南京店中來走幾次，有什麼事情，也都叫兒子去做，他預備快快樂樂的享幾年清福，做做老太爺了。

這天午後，方德偶然在店門口閑坐，瞧着街上來來往往的客商，十分熱鬧，不料天空中忽然烏雲四聚，狂風大作，飛沙走石，看光景竟是要落一場大雨了。伙計說道：「東翁！不好了，颶風來了，我們上了牌門板，暫時停止營業好嗎？」

方德暗想，此刻顧客們也都紛紛躲回家中去了，店中根本也沒有生意，於是點頭稱好。果然這時狂風暴雨已經倒瀉而下，方德幫着伙計們七手八腳把店門閉上。正在這時，忽見一個老者，年已花甲，挑了一擔鹽，淋得浑身稀濕，急急的走進店來，口中說道：「求各位大掌櫃幫忙，請容老漢避一避大雨，免得淋壞這一擔鹽，真是感恩不盡了。」

方德原是個心地良善之人，況且聽那老者所說的話，又是廣東聲音，於是更加動了鄉情，當下立刻答應。那老者連連道謝，把那擔鹽放在地上，與眾人見禮。方德見他衣服都已濕透，恐他上了年紀的人，受了風寒，容易生病，於是說道：「老丈請裏面稍坐片刻，待我借件衣衫給你換一換好嗎？」

那老者見他如此熱心仗義，益發無限感激，連連抱拳，跟他入內。方德取出衣衫來，給他換上，一面問道：「請問仁兄是廣東那一縣的？在下也是廣東人。」

那老者很驚喜的說道：「原來東翁也是廣東人，失敬了。小老兒原是連州連山八排洞裏的土人，姓苗名顯，流落在此，已經十餘年了。」

方德一面請他坐下，一面命人倒茶敬客，又開口問道：「苗老先生既是八排洞裏的土人，因何流落到如此遠的南京來呢？」

「苗顯喝了一口熱茶，說道：

「此事說來話長，因為小老兒平生頗知幾路拳脚，所以當時被友人請到這裏來教習拳棒，誰知過了沒多年，小老兒因病失銷，前年老妻又二病亡故，膝下又無兒子，只有一個女兒，名叫翠花，今年十八歲，父女相依為命，萬分無奈，只好販鹽度日，幸而小老兒有些手段，那些巡查之人，也奈何我不得，因此稍可糊口。今日若非東翁垂憐，我這一擔鹽，恐怕被大雨沖化了，沒有了錢賺，倒不要說，而且還要蝕本了。現在多蒙東翁允我暫避，且又借衣換身，此恩此德，沒齒難忘，敢問東翁貴姓大名，那縣人氏？也好叫我記在心裏，將來慢慢的報答。」

方德連忙說道：「異鄉客地，遇見同鄉人，彷彿弟兄一樣，互相幫助，也是應該之事，老兄何必說這些報答之話？小弟姓方名德，乃高要縣人氏，我在這兒開店已經三十多年了，如果苗兄不棄，可以常到小店來談談，如有本錢短少，小弟也能資助一二，我現在有紋銀十兩，送給老兄做些別項生意罷！」

苗顯聽了這話，連連搖手，說道：「這可不敢，小弟無功不受祿，豈能接受老兄的銀錢，小弟心領謝，還望老兄原諒。」

方德已把銀子取出，說道：「小弟的意思，覺得販鹽一事，究竟是違禁之物，雖然頗易賺錢，到底不很妥當，而且遇到大雨，便要化水，連本都折了，實非良策，故而贈銀請另作買賣，老兄若認小弟是個朋友，不妨收下，否則，小弟也不好意思太勉強了。」苗顯方才大喜，拱手道謝，說道：

「既蒙老兄如此慷慨仗義，小弟若執意不受，未免抬舉不起了，將來若有出頭之日，定必補報，敢問老兄有幾位令郎？可否請出來一叙，俾便拜識為幸。」

當下方德說道：「小弟共有小犬二個，他們都在故鄉家中，每年輪流來此，前日都已回去了。」苗顯問道：「不知他們多大年紀了，可曾娶了妻室？」方德道：「大的今年二十歲，小的十八歲，都已娶了妻房，他們在故鄉也已開設了綢緞店，將來苗兄見他們，還希指教一二，是幸。」

苗顯所以問得這樣詳細，他的本意，原想把女兒翠花，嫁給他兒子做個媳婦，以作報答之情，現在聽他們都已娶了妻房，一時無話可說，也只得罷了。這時天色已夜，而外面狂風暴雨，尚未停止，方德就留苗顯在店中用膳，苗顯在這情形之下，恭敬不如從命，也就答應下來，在晚餐之間，彼此又談了許多的話，苗顯方知道他的老妻已經是亡故多年了。

直到晚餐完畢，方才天晴雨止，苗顯挑了鹽擔，千恩萬謝，告辭回去，從此以後，他便時常到萬昌綢緞店來走動，而且聽從方德的勸告，幹了別項生意，每每缺少資本之時，向方德開口借貸，終是有求必應，從未使他失望，因此苗顯益發感激涕零，如此過了半載，方德的兩個兒子，從故鄉到來，也和苗顯認識了，因為知道苗顯是父親好友，所以孝玉、美玉不敢怠慢，尊為世伯，非常的敬重他，苗顯心中好不歡喜，他便把平生武藝，在空暇之時，傳授給孝玉、美玉二個公子，使他們有了自衛的力量。

這晚苗顯回到家裏，女兒翠花開門迎接，送上茶來，見父親對燈呆坐，若有所思，於是低低的開口問道：「爹爹莫非有心

事嗎？」

苗顯說道：「這半年來的日子，爲父承蒙方德兄多多照顧，受了他無數銀兩，只借不還，他却毫無怨言，如此大恩，真叫人感入骨髓，不知如何報答才好？」

翠花說道：「明兒爹爹做生意順手，賺了錢，多還他幾兩銀子好了。」苗顯嘆了一口氣道：「你爹爹不是做生意出身，故而難有發財的日子，如今爲父倒有一個報恩的辦法，但不知女兒的意下如何？」翠花忙問是何主意？苗顯笑道：

「方德兄雖然年已半百，但精神斐然，看起來也不過四五十左右的樣子，他的妻子已亡故多年，但至今尚未續絃，故而爲父之意，欲將女兒配他作爲繼室，一則吾女年紀不小，亦可終身有靠，二則報了他的恩德，但未悉女兒肯願從爲父之意否？」

翠花聽了此話，兩頰不由通紅，雖然頗有老夫少妻不稱之意，但那時身爲女子的，對於父母之命，絕對不敢違拗，當時含羞答道：「聽憑爹爹作主，女兒沒有意見。」

苗顯知道女兒已經答應，不由大喜，當夜父女倆各自安息，一宿無話，到了次日，苗顯與匆匆的來到萬昌綢緞店，方德接入內廳，分賓主坐下，獻茶已罷，方德問道：「苗兄今日臉有喜色，莫非做成一筆好買賣了嗎？」

苗顯笑道：「小弟今日到來，非爲別事，乃向老兄討盃喜酒喝喝。」方德驚訝道：「老兄此是何話？小弟兩個兒子，均有妻房，膝下又無第三個小兒子，你向誰討喜酒喝呀？」苗顯哈哈笑起來道：「老兄中價猶虛，難道不預備再續絃了嗎？」

方德忙道：「小弟已經子孫繞膝，況且年已衰老，安能再娶續絃？老兄不要開玩笑笑了。」苗顯正色道：「吾兄之言錯矣！想兄還只有五十開外，而且精神飽滿，身強力壯，若活到七八十歲，乃毫不希奇之事，若身邊沒有一個知心着意的人兒服侍，生活多麼不便，現在弟欲將小女翠花嫁兄爲妻，侍奉左右，一來小弟深受重恩，無以爲報，二來小女終身有靠，不致受人欺侮，三來老朽身衰多病，倘有不測，也可瞑目九泉，萬望吾兄憐我父女倆一片誠意，即蒙收納，實爲萬幸！」

方德連連搖手說道：「我道對方是何人家之女？原來却是令媛小姐，那更萬萬不能答應也。」苗顯急問何故？莫非嫌我女兒貌醜耶？方德笑道：

「非也，令媛小姐年方二九，正在青春，豈可嫁個白髮老頭？吾雖自私，也不敢有誤小姐之終身耳！老兄美意，小弟實不敢接受，還希原宥。」

苗顯連忙又道：「這是小弟徵求過女兒的同意，並非我逼她下嫁，小女既已答應，若恩兄將她拒於千里之外，則小女定必無顏爲人了。」

方德道：「並非小弟薄情，一來不忍害了青春少女，二來也恐怕子媳輩所訕笑，弟之苦衷，望兄三思，定能同情我也。」苗顯認爲沒有問題，說世間上八十老人續絃的也很多，何況老兄還只是壯年之時？兩人一個再三推却，一個再三要他答應，正在互相爭論之時，忽然見孝玉和莫玉匆匆從外面回來，未知方翁究竟肯答應婚事否？且待下回再行分解。

第二回 嬌娃顯神通異童產生

話說孝玉美玉見父親和苗老伯互相爭論，不知爲了何事。越覺問原故，苗顯當下把此事從實告知，並且說道：「令尊之意，恐怕子媳輩要誚笑他，但我的意思，假使二位公子有孝順老父之心，不但不會誚笑，一定還會十分贊成的，因爲上了年紀之人，若沒有人兒侍奉，左右則平日生活，不是很痛苦嗎？」

孝玉美玉聽了，很是感動，當時竭力贊成，說他們不能久留南京侍奉老父，身邊若無一妥當之人服侍，萬一有什麼小病，小痛，叫孩兒也日夜不安，故而苗老伯的美意，萬望參參答應才好。方德聽兒子們也如此相勸，一時情不可却，也就含笑允諾了。

苗顯當下大喜，立刻回去告知女兒，隨即揀了一個黃道吉日，備了一些嫁奩，送到萬昌店內。方德親自騎馬，用了一班吹打樂手，前去苗家迎娶。這天萬昌綢緞店休假一日，門口高築彩牌樓，張燈結彩，十分熱鬧。同業中人，無不前來道賀，婚禮已畢，拜祭祖先之後，然後又拜見岳父大人。苗顯摸着鬍鬚，真是樂得呵呵大笑。這時美玉孝玉的妻兒等也從故鄉特地趕到，拜見父母翁姑，足足熱鬧了三天。方才又回鄉去，這且表過不提。

再說洞房花燭之夜，方德與新人重行見禮，用目觀望，只見翠花臉如滿月，柳眉杏眼，櫻桃小口，美若天仙。方德想不到自己白髮蒼蒼，却得了一個如此美艷的嬌妻，心中雖然萬分歡喜，但也頗爲羞愧，於是深施一禮，低低說道：「今日愛卿嫁我爲妻，實在大委曲愛卿了，但令尊再三相勸，故而吾無法謝却，還請小姐恕我。」

翠花心中暗暗好笑，遂也厚了面皮，一面萬福還禮，一面低聲答道：「我倆既已成爲夫妻，郎君何必再說此話，莫非嫌奴家年輕無知識耶？」

方德連說豈敢豈敢，他笑嘻嘻的與新人携手共入羅帳，一個是輕憐愛愛，一個是又驚又喜，一個是老當益壯，一個是半推半就，新婚之樂，倒也不亞於年輕的夫婦。只聽方德悄聲兒說道：「我與愛卿共枕同衾，早已忘記我半百的年紀，我還以爲自己也只有二十年來歲的小伙子哩！」翠花聽他如此說，也由不得嬌然地笑起來了。

方德自娶了翠花之後，自然是非常的寵愛，什麼事情，都不要她親自操作，以爲她脚小伶仃，受不住一些兒辛苦的。這天已到了臘月季節，方德買了一個石搗臼，預備店裏自己製糯米粉，在新年裏可以給伙計們當點心吃。但石藥店的工友，很是刁惡，把石搗臼放在店門口之後，便匆匆的走了。方德要叫住他們，却已來不及了。於是綢緞店裏的伙計們，只好自己動手來把石搗臼搬進去，但是這個石搗臼很大，足足有五六百斤的重量，四五個伙計動手，還不能移動它一步。正在亂悶悶的時候，翠花從裏面聞聲出來，低低問道：「什麼事情呀？」

方德連忙告訴，並皺眉說道：「你想這幾個工友真是太混賬了，現在伙計們都搬不動它道……便如何是好呢？」

翠花聽了，笑道：「多大的石搗臼？怎麼四五個人還搬不動它？讓我看看。」方德道：「差不多有五六百斤重，這分量確實很不輕呢！」

翠花看了之後，却淡淡的說道：「照我看來，那石搗臼也並不算太重，頂多不過五百斤罷了。」伙計們聽老闖娘說得那麼的風涼話，心裏都很不服氣，暗想：「這女人也太自說自話了，我們到底不是做工出身，那裏有氣力搬這笨重東西？其中一個伙計心直口快的說道：

「五百斤難道還不算重嗎？像老闖娘那麼嬌弱的身子，恐怕一百個人也搬不動它哩！」翠花驀然一笑，說道：「真的嗎？讓我一個人來試試，你們都走開了。」方德連忙把她拉住了，急急的說道：「你開什麼玩笑？別動手，當心傷了腰肢骨，那可不是一件玩的事情呢！」

翠花又笑道：「這樣一件小東西，就會傷我的腰肢骨，那你也把我賺得太不中用了。」方德和衆伙計聽她好大的口氣，大家反而嘩然的笑起來，翠花故意問道：「你們爲什麼這樣好笑呢？」衆人道：

「我們笑老闖娘真會說笑話，難道你一個人真的要搬那個石搗臼嗎？」翠花忙道：「那有關你們之理？難道你們都不相信嗎？」

方德道：「別說他們不相信，就是我也不相信，你這個弱不禁風的身子，我平日見你走路還是一搖一搖，怪吃力的樣子，你會搬得動石搗臼嗎？」

翠花含笑問道：「假如我搬進屋子裏去了，你們拿什麼謝我呢？」方德還沒有開口，衆伙計先搶着道：「老闖娘若有能力把這石搗臼稍爲移動一下，我們情願不要薪水，一年到脚的給你們白辛苦好嗎？」

翠花又問道：「你們會後悔嗎？」衆人齊聲說不會後悔的，一面又說：「假使你移不動，那怎麼樣說呢？」翠花道：「我可以作主每月付給你們加倍的薪水可好？」衆人拍手贊成，以爲加倍薪水，準是拿定的了，於是歡呼起來。

方德心中暗暗叫苦，想道：「翠花莫非存心和我搗蛋嗎？還是她神經錯亂，發瘋了呢？正在想時，只見翠花把衣袖一擦，伸出纖纖玉手來，便要推石搗臼了，方德愛她心切，當下立刻去阻止她，說道：

「我的好夫人！你難道不要性命了嗎？我情願代你認輸，付他們加倍的薪水，你快些回房去休息吧！」翠花並不同答，她只伸了一個食指，在那石搗臼上輕輕的一點，說也奇怪，那個五百多斤重的石搗臼，好像變成一個紙球，那麼輕的滾了過去，翠花一路把手指點着那石搗臼，便一路滾進到屋子裏去，直到後院裏，那石搗臼便端端正正的放在一株大樹下面了，方德和衆人一路跟着進來，見到了這個情形，大家面面相覷，吐着舌尖兒，伸不進去，翠花却面不改色，也不氣喘，還笑盈盈的問道：

「衆位的薪水怎麼樣？這一年可要給我們幫忙的了。」

大家在這時候，方知道這位翠花姑娘不但有武功，而且還有極深的內功，一時肅然起敬，方德也不勝驚奇，於是笑道：「我

夫人乃是和大家開玩笑的，那裏真的會要你們白辛苦的道理？請各位安心到店堂內去做生意吧！」衆伙計聽了，稱謝出外，他們一傳十，十傳百的傳揚開去，因此外面也都知道方德有一位本領高強的夫人了。

當時方德和翠花來到房中，他向翠花深深一揖，笑道：「原來夫人是個頂天立地的女豪傑，恕卑人有眼不識泰山，還請原諒才好。」

翠花微笑道：「妾身本來不願把本領顯露，因為那些石工不懷好意，以為夫君老實可欺，因此教他們以後不敢再來欺侮你了。」

方德聽了，甚為歡喜，果然從此以後，連那些強教化子也不敢上門來了，光陰匆匆，不覺過了兩年，苗顯忽然一病身亡，他臨終之時，更將所有秘傳跌打損傷的妙藥，盡心傳授給女兒，方德見岳父死去，也很悲傷，與翠花痛哭了一場，就厚備衣裳棺槨給他成殮，結果並在他處開喪掛白，七七做了些佛事，因為他沒有兒子，便在南京給他擇地安葬，這且不提。

再說這時翠花已經身懷六甲，將要十月臨盆，方德囑她小心在意，不許她幹那粗笨之事，真是愛護備至，不到一月果然產下一子，取名世玉，滿月那天，各親友俱來道喜，方翁晚年得子，自然萬分得意，加之店中生意興隆，益發心滿意足，請了幾天喜酒，一場熱鬧過後，苗翠花因遵他父親遺訓，將該兒世玉，自滿月起，先用鐵醋藥水，給他混身洗過，次用竹板柴枝鐵條層層加以換扎，使其周身筋絡骨節血肉堅實如鐵，自小把他苦鍊到三歲時，又給他頭戴鐵帽，腳踏鐵靴，學習跳高，直到飛簷走壁爲止，並且又給他學拔竹釘，拔鐵釘，六歲扎馬步，七歲開拳脚，埋莊柱，八歲學軍裝，至十四歲的時候，方世玉在母親苦心教導之下，那十八般武藝早已件件皆精了。

方世玉力大無窮，週身盤筋露骨，堅實如鐵，平日性情豪爽，專門喜歡代人打抱不平，因為他拳脚一伸出去，衆孩童無不個個倒地，所以他動沒動的終難免把人打傷鬧禍，大家知道他是萬昌老關的兒子，所以將板門抬了受傷的，到他們店內睡在櫃臺上，藉以敲詐錢財，方德沒有辦法，只好自認晦氣，賠了醫藥費，方才完事，這幾年來，也不知賠化了多少銀子，心中十分痛恨，時常把世玉關在屋子裏，手執家法把他痛責一頓，世玉雖然口裏高叫痛，但事實上他的肌肉堅硬如鐵，這些竹板子落在身上，好像拍灰一樣，不過世玉在哭泣之時，苗氏十分內痛，立刻前來交涉，她把世玉愛若掌上明珠，方德在這情形之下，真是徒喚負負，無可奈何，這一來把方世玉養成更加膽大，在外結交朋友，揮金如土，初時還不過本地左右，引是招非，到後來弄得江南都知道有個方世玉專愛打不平的名號了，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回 隨父至杭州又抱不平

這天晚上，方德與苗氏說道：「明天我要往杭州去收賬，世玉這畜生專門鬧禍，這樣下去終究不是一個道理，你雖愛子情深，但也不能過分的放縱他，萬一他失手把人打死，那時捉到官府，王法不能徇情，所以做父母的太以溺愛子女，反而要害子。」

女前途，想你也聰明之人，千萬不要糊塗才好。明天我走之後，希望你不要給世玉到外面去亂逛，如此可以減少許多麻煩，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苗氏一面給夫君整理行裝，一面說道：「你的話很有道理，但是世玉這孩子，淘氣成性，縱然把他關在房中，他也會設法逃去，叫我也是沒法奈何他。現在我有一個主意，你往杭州收賬，何不帶他出去一同走走，一來給孩子長些見識，二來在你的身邊，他自然也不敢再作怪了。」

方德連連搖手，說道：「我的好夫人！你別想出這個主意來了，出外非比在家，畜生若在外面胡鬧招禍起來，我這次收來的賬款，怕賠償人家還不够呢！」

苗氏笑道：「你也太膽子小了，世玉到底不是三頭六臂的怪物，他平日也很講道理，決不會無禮打人的，就是他平日鬧的禍，也無非代人受過，所以我並非溺愛自己兒子，世玉是個任俠仗義的英雄呢！」方德嘆道：「算了吧！小孩子做什麼英雄好漢呢！像我們這樣人家的孩子，還是安分守己一些的好。」苗氏道：

「不過一個人學會了本領，將來作為自衛的力量，也要緊的，比方說三年前你出外收賬，在路上遇到強盜，不但銀兩全都被劫，連性命差些兒完了，假使那時有世玉在你的身旁，老實說，你還會受強徒的虧了嗎？」

方德被苗氏這麼一說，心中暗想，這話倒也不錯，因此不免沈吟起來，這時齊巧世玉走進房來，他含笑問道：「母親為何整理衣物？莫非爹爹又要出外收賬去了嗎？」苗氏笑道：「吾兒猜得正是，你爹爹願意帶你一同出外去呢！」

方世玉不由大喜，立刻拍手贊成稱好，方德却說道：「我還沒有考慮定妥，你不要聽娘的話。」方世玉急道：「爹爹為何麼不肯帶我出外去見識見識呢？」

方德說道：「怕你出外鬧禍，我可擔當不起。」方世玉道：「我決不敢鬧禍，爹爹放心是了。」苗氏也道：「你不鬧禍，爹爹會答應帶你同去，你在外面千萬要聽從爹爹的話，不可以亂打人的，知道嗎？」方世玉道：

「假使爹爹在路上遇了強盜，我也不要動手打強盜嗎？」

「小鬼！你真是個淘氣的東西，好吧！我就答應帶你一同去了。」方德又笑又恨的罵他說，方世玉舌尖兒一伸，引逗得苗氏也忍不住笑出聲音來了。

當夜一宿無話，到了次早，父子兩人，辭別苗氏，一同起程，望杭州去了。船在路上，非止一日，不知不覺已到杭州城外的碼頭，父子跳上了客船，另外僱了一隻小艇，一路見西湖佳景，果然名不虛傳，水陸兩途，畫舫青巒，往來不絕，與金陵景象，大不相同，另有一種天然美艷的風韻，真是觀之不儘，玩之有餘，到了岸傍，僱人挑着行李，直入湧金門，望着廣東會館而來。

廣東會館的值事師爺陳玉書，原來就是方德少時的老友，他一見方德來到杭州，異鄉逢故知，倍覺興奮快樂，立刻迎接入內，在書房裏分賓主坐下，一面叫人捧茶，一面叫人將他們行李安頓在上等客房之內，他含笑問道：

「德兄！我們多年不見，你倒仍舊強健如昔，膽小弟真是蒼老多了，上次聽說老兄娶了一個新夫人，想來賢伉儷十分恩愛，不知道這位小哥哥是誰？孝玉美玉兩位賢姪想也成家立業了吧！」

方德見他滔滔不絕的問着，於是一一的回答，一面推着世玉的身子，叫他快快叩見陳家叔父，方世玉遂向玉書跪倒在地，拜了四拜，陳玉書連忙把他扶起，笑呵呵的說道：「老兄！你的福氣真不錯，想不到新夫人養的孩子也得這麼高大了，膽這孩子相貌堂堂，氣概不壞，將來定是個出人頭地的人物呢！」

方德嘆口氣道：「不要說起了，此子十分頑皮，仗了幾分拳脚，專愛路見不平，拔拳相助，也不知道闖了幾次禍水？我的冤枉銀子也不知道丟了多少？因為怕他留在家裏，又會引是招非，所以我把他帶在身旁，你不知道，爲了這個孩子，我眞有些兒頭痛呢！」

陳玉書却不以爲然，拍拍方世玉的肩，笑道：「我認爲賢姪將來定有很大的希望，德兄！你要曉得這個年頭兒，若無幾路拳脚，恐怕到處丟臉吃虧，所以我勸老兄應該請個名師，索性把賢姪再好好兒的栽培一下，那麼便可以給我們廣東同鄉揚眉吐氣了。」方德聽他話中有因，遂連忙問道：

「陳兄！你這話從何說起？難道我們廣東會館在這兒丟了臉嗎？」

陳玉書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事情說來話長，我慢慢兒詳細告訴你吧！上個月此地忽然從外省來了一個惡棍，此人姓雷名洪，混名雷老虎，在清波門外，高搭一座擂台，因爲他在本地將軍衙門做教頭，所以居然請官府出了一張告示，謂不准用兵器，空手上台比武，格殺勿論，有人打他一拳，送白銀百兩，有人踢他一脚，送白銀二百兩，若是推他一交的話，便送白銀五百兩，把他打死，不用償命，假使沒有本領，被他打死，也算白送性命，擂台對面，有官員帶了六十名營兵彈壓，台下左右有他徒弟三百人，拿了刀鎗在旁守護……」玉書說到這裏，似乎口渴喝了一口茶，然後又接下去道：

「在台中間掛了一塊橫匾，上寫『無敵台』三字，左右掛着兩副對聯，上面寫的是：『拳打廣東全省，脚踢蘇杭兩州。』」方德不等他往下說，便連忙問道：「他爲什麼要寫拳打廣東全省？難道他和我們廣東人有什麼過不去嗎？是不是曾經有我們同鄉和他結了深仇呢？」

陳玉書當下說道：「就是爲了這麼的說呀！他明明和我們廣東同鄉作對，偏偏我們這些同鄉人都是非常的好勝，見了這副對聯，心中就非常不服氣，所以自開台這一個月來的日子，可憐我們的鄉親，也不知有多少人傷在他的手裏呢？」方德忙道：

「難道我們鄉親中就沒有一個能和他抵敵嗎？」

陳玉書嘆氣道：「雷老虎本是一個惡棍，平日仗勢欺人，他根本沒有什麼人格和信用，他的本領固然很是了得，但他的規矩也無非騙人而已，假使我們同鄉中眞的有人能打倒他，也逃不過台下他三百個徒弟之手，蘇杭兩地的人，性情較弱，他

們情願毋台，不願上台比武。但我們廣東人多吃虧在性急如火，故而上臺白白送了性命的，至少有三四十人以上。前幾天我那個外甥，剛從上海趕到，也送了性命。德老兄！你想，我心裏是多麼的難過呀！」方德聽罷，連連搖頭說道：

「旁道，好漢不吃眼前虧，沒有本領，幹什麼要去送死呢？這般年輕人，實在是太糊塗了。其實我很贊成蘇杭兩州地方的人，他們情願毋台，這辦法很對。毋台有什麼關係呀！終比傷了性命好得多呀！打架要有對手，雷老虎雖然兇狠可惡，但假使沒有人去和他較量，他也沒法作惡。天天讓一個人去賣拳頭，我們在台下看白戲，他也會自覺沒趣收場的。我以為這樣消極對付他，豈非更好嗎？」

方世玉在旁邊聽了父親這一番話，心中大不以為然。當下二目圓睜，恨恨的說道：「這個雷老虎如此可惡，真是把我們廣東同鄉侮辱得太厲害了。陳叔叔！你不要傷心，明天待我前去和他較量較量。這個紙老虎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我一定替陳叔叔的外甥報仇雪恨，給我們廣東同鄉爭回光榮來是了！」

方德聽了這話，又急又恨，喝罵道：「畜生！你發瘋了嗎？小小的年紀，膽敢誇口說此大話，要知道這不是兒戲的事。情，雷老虎既然擺此擂台，當然是個有工夫的人，多少前輩英雄都送了性命，你難道活得不耐煩了，也要去送死嗎？還不快快的給我退下去，休得多嘴！」方世玉被父親一頓責罵，也只好低頭無語了。

陳玉聲也連忙說道：「世玉賢姪！你的年紀太小，決不能太以魯莽。若是發生什麼不幸，豈非我累害你也嗎？」正在說話當差的已將晚飯開上，於是陳玉書款待他們父子倆用畢晚飯，彼此又閒談了幾句，方才各自回房安寢。

這晚方世玉睡在床上，翻來覆去的不能成寢，心中想着雷老虎如此兇蠻可惡，我一定要把他打下台來，給衆位鄉親報仇。不可考慮了一回，也就沈沈的入睡。到了次日，父子倆匆匆起床，漱洗完畢，陳玉書請他們用過早點，方德便欲出外收賬，忽然想到留著世玉一人在此，定必出外要去闖禍，倒不如把他關在房中，可以省却許多麻煩。於是一面叮囑世玉好生看守在房，一面用鎖把他鎖在房內，就安心的去收賬了。世玉等父親走後，他便用力把窗子打開，然後縱身躍出窗外，他帶了母親給他防身的九環劍靴，鐵鐵護心鏡，並袖了一支鐵尺，匆匆奔出會館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回 世玉拆擂台老虎失威

話說方世玉奔出廣東會館，一路問明了擂台的地址，三脚併作兩步的奔到擂台下，果然見那座擂台十分高大，約有四五丈高六七丈闊，用目觀望台上的匾聯，與陳叔叔說的一點也不錯。台旁還有一張告示，方世玉不知寫的什麼？遂擠到人縫中去張望，只見寫的是：

欽命鎮守杭州等處將軍爲給示事，今擂台主雷洪，武藝精通，欲考天下英雄，比較四方豪傑，今將規條列左。

一、我營伍之兵，不許登台。

第四回 世玉拆擂台老虎失威

二、儒釋道三教，不許登台。
三、婦女不許登台，恐男女混雜，有傷風化。

四、登台比武，只許空拳，不得暗帶兵器。

五、登台之人，要報明籍貫姓名註冊，方許登台比武。

遵照上列規條，不論諸色人等，如有能者，只管上台較量。此台准開百日為滿。百日之後，毋得生端，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最後一行是寫的開擂台年月日。方世玉也無心再看了。他又看雷洪自己出的那樣花紅賞格，也與陳叔叔所說相同。忽然抬頭見擂台對面，按着一座彩棚，當中設了一張公案，那是彈壓委員的座處。棚下約有數十名兵丁，擂台左右前後，有雷洪的數百名的門徒，手中各執刀鎗，威風凜凜的守護。離台一箭之地，那些買賣經紀之人，還比較場更加熱鬧。來看比武之人，如同蟻隊，擁擠不開。

方世玉看完，正欲候雷洪到台，決個勝負，豈知候至日中，還不見他到來。一時暗暗奇怪，連忙問了旁人，方知雷洪有事往金陵公幹去了。世玉閉口，不由暗想，小爺先給他們這般徒兒們看，一下顏色再作道理。於是用了一個大膽展翅的工夫，將兩手一拍，早已跳上了擂台，也不問三七二十一，把那些區區勝餘下踏得粉碎。

當時下面那些守台的門徒及彈壓兵丁，一見這個情形，由不得鼓噪起來。大聲叫喊，快把這個大膽的小孩子拿下。因為擂台很高，大家口裏叫喊，身子叫無法上去，正欲拿梯子趕上。方世玉早已來個青蛙入水之勢，又像落葉一般的從臺上飛下。這些門徒，不知厲害的一湧上前，刀鎗齊落，四方截位去路。

方世玉哈哈的一笑，他真像乳虎出谷一樣的勇猛，那裏把這些傢伙放在心上。不慌不忙的從袖中取出鐵尺，大喝一聲道：「我乃廣東方世玉是也，特來取你們教頭的狗命。今因不遇，容他多活一天，故此先將擂台打去，明日叫他到廣東會館來找我便了。」裏說話之時，那條鐵尺彷彿生龍活虎，把那些守台門徒兵丁打得落花流水，紛紛倒退，無人敢攔。方世玉於是殺開一條路來，從容不迫的由原路走回廣東會館，跳入房中，關上窗戶，靜靜躺在床上，休息一回，想想不由好笑起來。

到了傍晚時分，方德收賬回來，把房門打開，見世玉靜靜坐在房中，心中好不歡喜。那裏知道世玉外面已闖下滔天大禍了呢！當下父子倆人，和陳玉書用過晚膳，談說了一回，也就各自回房安息。

再說雷老虎，他到金陵幹畢公事，連夜趕回杭州，早有各門徒迎着，他們大家哭訴着廣東方世玉前來搗亂之事。雷洪得此消息，氣得暴跳如雷，當即查點門徒，被方世玉打死六名，已經收殮，尚有二十一名，受了重傷，現在請人用藥醫治。雷老虎大怒道：「好個小子方世玉，敢在泰山頭上動土，簡直是吃了豹子膽了。」他也是一個烈火般的急性子，當下立刻點齊門徒，拿了兵刃，飛奔廣東會館而來。

此時已有成牌時分，雷老虎一聲令下，衆門徒早已把會館四圍圍困得水洩不通，嚇得守門人面如土色，不知爲了何故？急忙把會館大門閉上，就飛報與陳玉書知道。陳玉書還只剛剛醒來，突然得知消息，也吃驚不小，只好揉揉眼皮，披衣下床，跌衝衝的扒上前門樓房向外觀望，果然見雷洪騎在馬上，指手畫腳，來勢洶洶，灑口大罵，陳玉書勉強鎮靜態度，開口問道：「教頭因何圍困我們會館？請道其詳。」雷老虎執指罵道：

「你這個大膽的陳老狗！本教頭與你無怨無仇，爲何指使方世玉天殺的來拆我擂台？而且打死我許多的徒弟，問你該當何罪？你還假裝糊塗想抵賴嗎？現在你快把方世玉捆綁出來，交與我治罪，替我衆徒兒抵命，也就罷了，若是延遲，我打將進來，殺得裏面雞犬不留，悔之晚矣！」

陳玉書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心中暗想：方世玉昨天一整日的關在房內，他怎麼會出去拆擂台呢？於是急急的答道：

「教頭且請息怒，這裏雖然有個方世玉，但他是個小孩子，焉敢犯你虎威，況且昨天整日沒有出外，他豈有分身之術來打死你的徒兒嗎？請教頭切莫聽信旁人的讒言，害我會館，豈非太冤枉我了嗎？」

雷老虎怒冲冲的道：「好個刁滑的陳老狗，花言巧語的想來瞞過雷大爺？你休得多言，還是快把方世玉叫出來，待我徒弟們看個仔細，如果不是他，當然與你無涉。」

陳玉書道：「既然如此，請你將人馬暫退一箭之地，我去叫方世玉出來會你便了。」雷洪冷笑道：「也罷！且依你今日雷大爺到此，諒你們也飛不上天去！」

於是陳玉書急急的來找方德父子兩人，將雷老虎的話告知，並問方世玉是否果有此事？方德原是安分守己膽小之人，當下聽了這話，嚇得滿頭大汗，幾乎全身瑟瑟亂抖，口裏怒氣冲冲的先罵道：「啊呀！你這個小畜生！你難道果然又闖下大禍了嗎？你昨天是怎麼樣出去的？你快說，你快說呀！你這不孝的孩子，把爲父的眞正氣死了！」

方世玉在遭時也無法抵賴，遂連忙跪倒在地，叩頭說道：「爹爹不要憤怒，叔叔也不要害怕，一人做事一人當，孩兒決不連累兩位老人家，我馬上出去和這奴才見面就是，我若不把這狗賊殺死，爲地方上除害，誓不爲人。」世玉說畢，起身向外就走，方德遭時倒又捨不得起來，連忙搶步拉住他，流淚說道：

「小冤家！你娘只有你一點骨血，你若被他們害死，叫她怎麼不要心痛呢！就是爲父的把你養到十四歲，可也不容易啊！」方世玉却安慰父親別急，說孩兒出外和他較量，也未必會遭他毒手，爹爹只管放心就是他一面說，一面走到前面樓房，就從窗口上一躍而下，向雷洪大喝道：「馬上坐的，可就是雷老虎嗎？」

雷洪突然見一個小孩子從天而下，心中也暗暗驚奇，覺得這個小子一定有些來歷，遂也喝道：「正是你的爺爺，你這小子就是方世玉嗎？」

方世玉聽他討自己便宜，心中大怒，但是他却很頑皮的應了一聲，說道：「我的好孫兒，你真孝順，開口就叫得我這麼親熱嗎？」這一來可把雷老虎氣得怪聲大叫，喝罵道：「你這該死的小畜生！我與你既無仇又無恨，你爲何拆我擂台？又打死我的門徒？你知道罪該萬死嗎？」方世玉連聲冷笑，咬牙切齒的罵道：

「你這個沒有人性的奴才！你還來問我嗎？我倒要請教你，你與廣東人有什麼不好過？爲什麼要拳打廣東全省？你打死了我們許多鄉親就想算了嗎？你今日到此，分明是插標賣首，特來尋死！你與小爺沒有別的多說，有本領的放馬過來，若是一人打不過小爺，把你徒弟徒孫統統圍上來，小爺也決不懼怕也！」

雷洪氣得環眼圓睜，大喝道：「好小子！膽敢如此放肆！老子若不殺你，還有險是在杭州做教頭嗎？」說罷吩咐徒弟們壓住陣脚，他便將馬一拍，舉起大刀向世玉兜頭直劈，在他以爲自己騎在馬上，而且又是用的長兵器，當然佔着不少優勢，一定可以把他斫死，萬不料方世玉身段靈活，彷彿野兔，又好像飛鷲，一回兒跳東，一回兒躍西，雷洪却一刀也劈他不到，反而累了一身臭汗。

方世玉見他慌慌張張的樣子，益發把他戲弄了一回，他手裏的鐵尺，向他上三路下三路攪亂打，雷洪身子雖然未曾被他打着，不過他的坐騎已經挨了兩下，馬兒痛熬不住，前兩蹄向上直跳，而且長嘶不已，雷洪一時心慌意亂，恐怕當場出醜，忽然跳出圍外，計上心來的大叫且慢，方世玉冷笑道：「你是不是想休息一回再較量嗎？」

雷洪呖了他一聲，只好回答道：「你我在此撕殺，路人行走不便，你若在本領，明天來到我擂台上互相見個高低如何？」方世玉點頭道：「這倒使得，但你可不要臨陣逃走，這兒衆英雄都要笑話的呢！」雷洪喝道：「放屁！我乃頂天立地奇男子，豈有逃走之理？但是你可不許失約。」方世玉冷笑道：「我若怕你，我也不會來拆你的擂台了。」

當下兩人約定時間，也就各自回去，再說陳玉書和方德在樓房上觀看兩人交戰的情形，他想不到方世玉小小的年紀，竟有如此高強本領，心裏十分歡喜，於是連忙下樓迎接，連聲稱贊賢姪英勇無雙，可敬可敬，方世玉自然大爲得意，告訴明天約定前去打擂台之事，方德聽了，恐世玉年幼有失，所以暗暗擔憂，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行分解。

第五回 李小環喪夫一心尋仇

話說方德甚爲憂愁，恐怕兒子失敗，方世玉却安慰父親不要害怕，陳玉書也笑道：「德兄請勿憂愁，賢姪的本領，不在洪老虎之下，明天打擂台定可勝利無疑，那時爭回我們廣東人的面子，豈非十分光榮嗎？」當夜親自向世玉敬酒，以壯威風，一面派人知會在本地的鄉親英雄，明日齊集會館，各舉兵器，同赴擂台，以壯聲勢，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各鄉親屆時紛紛到來，陳玉書給方世玉與衆人介紹，一一見禮已畢，於是大家威風凜凜，浩浩蕩蕩齊集擂台處而去。

這時看熱鬧的人羣，比往日更加多上數倍，大家議論紛紛，有的說小孩子有多大的本領，豈非白白的來送性命？有的說

這小孩子本領不弱，昨天親眼見雷老虎被他耍弄得滿頭大汗呢！不說衆人議論，再說方世玉與父親及陳玉書等衆人到了擂台之下，把衆鄉親分列一邊，他抬頭見雷老虎果然已經在台上等候，於是他便脚尖抵地，縱身一躍，早已跳到台中站定了。

方世玉抬頭一看雷老虎今天的打扮甚是威嚴，頭戴色巾，身穿戰襖，脚登班尖快靴，雷教頭見方世玉跳上台來，遂也向他打量，只見他頭上戴了一頂英雄軟帽，身披團花細身，胸內藏着鐵護心鏡，足登九環劍靴，頭圓背厚，肩闊腰粗，雖然如此英勇，但究竟還是小孩身材，身高不滿四尺五寸，比自己更矮一小半，所以毫不放在心裏，走上前去，雙拳一抱，大喝道：「你這小畜生竟敢如此大膽，在太歲頭上動土，我就是打死了你，也污了我的雙拳，但你既來納命，快快過來受死！」

方世玉冷笑道：「休得誇口，有本事的只管來吧！」說罷，就擺開一路拳勢，叫作獅子大搖頭，雷洪一見就用了一個猛虎擒羊之勢，兩手一展，照頭蓋來，世玉不致怠慢，將身一閃，避過撲勢，就望他跨下一鑽，用了一個托樑換柱之勢，雷教頭見他來勢甚兇，急忙把兩手一鬆，退在一邊，就勢用拔鐵手一千字，向世玉頸項上打來，世玉把身一扭，也早避開，兩人搭上手後，一來一往，共走了一百多路拳勢，並無勝負高低，台下的人看得眼花撩亂，不由齊聲喝采。

陳玉書更加看得萬分高興，拉了方德的手，連聲稱贊世玉的拳法高明，方德雖然安慰，但事情還未完畢，究竟鹿死誰手？還未知曉，所以他呆呆的望着台上出神，心中暗暗唸着老天保佑，這也可見父母愛子的情切了，這且表過不提，再說台上兩人狠狠的撲打不休，雷教頭見小孩子有這麼好的功夫，居然沒有一點破漏，心中也暗暗驚奇，於是起了一個惡念，立刻使用一路秘傳工夫，名喚陰陽童子脚，大喝一聲，去你媽的一脚飛來，竟把世玉踢下擂台。

方德見此情形，不由心碎腸斷，臉無人色，哭叫一聲，吾兒完矣！幾乎搖搖欲倒，昏跌地下，陳玉書也滿頭冷汗，呆若木雞，正在萬分痛苦之時，忽然他又連連搖着方德之手，笑叫道：「德兄！別哭別哭！你快聽，狂兒又飛身上台去了。」

方德一聽此話，慌忙仰面用目望去，果然見世玉又跳上擂台，只聽四周人山人海的觀衆，大叫這個神童跌不死，真是奇怪呀！方德也深以爲奇，一時破涕而笑，諸位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原來方世玉胸口原有鐵護心鏡保身，雖然被雷老虎已一脚踢碎，但却傷不得他的皮肉，不過換了別人，從四五丈高的台上跌下，至少也得腿折臂斷，腦漿直流而死，但幸而世玉從小用藥水浸鍊過的，所以週身骨節，堅如鐵石，跌在地下，毫無一些損傷，他雖然跌得七葷八素，但因爲毫無受傷，所以在地上立刻一個鷄子翻身，冲天而飛，又跳上擂台，口中大罵道：「狗賊！小爺不會跌死，你且不要空歡喜！」

雷教頭見方世玉被自己踢下擂台的時候，他是揚眉得意，滿心歡喜，以爲這小子必死無疑，但萬萬也料不到方世玉又會復上台來，心中吃了一驚，暗想這小子是人是鬼？難道是天上神童嗎？因爲剛才那條陰陽童子脚踢出去，至少有五六百斤力量，現在他居然能够受得住，那麼我就是再用拳兒打他，也是枉然的了，雷教頭這樣的沉思，心裏不免慌張，手脚也就慢了，反而倒有些招架不及，說時遲那時快，忽聽一聲響，只覺左腿一軟，原來世玉上台之後，一個連環腿，好像西風掃葉般的滾來，他的九環劍靴，早已踢中他的左腿上了。